

人与草

谢鲁渤 沈长根等



目 录

序言	刘修本	1
序	谢鲁渤	2
大学毕业生回乡为发展席草作贡献		
夏安康 马树宝		4
人与草	谢鲁渤	7
鄞县牧马人	王泰栋 陈潭民 周 承	31
致富不忘育草人	王耀成	34
廉正县长俞舜民	叶根源	42
丹心赤如血 俯首甘为牛	徐剑飞	45
公仆的情怀	戴嘉庭	50
公仆之心	沈长根	53
丹心如血 夕阳似火	文 歌	68
退而不休 夕阳更秀	吴家成	72
席草专家俞舜民	躬 诚	78
走进俞舜民	李立中	80
让生命开一次花	旅人蕉	82
俯首甘为孺子牛	俞舜民	84
我的从政体会	俞舜民	90
倾心席乡 廿载探索	俞舜民	95
齐天乐 贺人民政协成立 50 周年	俞舜民	100

序 言

这是一本浓缩俞舜民同志半生历程的集子，既有各个时期媒体的专访，也有他本人直面人生的坦言，没有华丽的词藻、虚构的情节、猎奇的内容，而是用朴实的语言，白描的手法，娓娓道来，真切感人。阅读它不仅开卷有益，更能感悟人生，勉以后人。

该集不同于某些传记体，而是着墨于传主的经历和对事业的求索。作为乡村少年，能平明躬耕田野，深夜挑灯苦读，其源于耕读传世的家风；在席草领域科研著作中开创先河，是新中国的阳光雨露使之由中专进入大学的殿堂，打下扎实的基础；身处逆境，并未丧志而沉沦，廿年磨剑，上下求索，艰难玉成，发人深思；由技术员到高级农艺师，从区农技站长、农业局副局长、县政协副主席、副县长一路走来，则是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和执着的理想信念；不改的利民亲民和老黄牛精神，这才有退下来后的只求奉献不讲索取的可贵之处。

很多动人的细节有待对文集的细读，所谓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读后最大的教益将是：“人”字是应该这样大写的。

刘修本（原鄞县政协主席）

2004年5月

序

认识俞舜民是在二十四年前。记不得是受江南杂志的委派，还是出于自己的兴趣，我去宁波鄞县的黄古林乡采访了他，写了报告文学《人与草》。其时老俞是鄞县望春区的农业技术推广站站长，从事席草栽培技术研究二十多年，《浙江日报》刚刚发表了夏安康、马树宝写的报道《大学毕业生回乡为发展席草作贡献 俞舜民写十万字科技专著》，我的文章给希望更多地了解俞舜民的读者，提供了一个人物印象的版本。作品发表后，我和老俞没有再见过面，也很少有联系，只听说他后来到了县里，先是做农技培训学校的副校长，后从政，不过当的也还是农业局长和分管农业的副县长，与他倾注了毕生心血的席草栽培研究并无隔绝。老俞这一辈子，可以说只干了一件事，但他把这件事干到了完美。

《人与草》是我写的第一篇报告文学。以前的兴趣都在诗歌和小说上，对于报告文学应当怎么写，并不清楚。我一个人跑去了鄞县，住进集仕港镇的一家小客栈里，窗外是个集市，天不亮就吵吵嚷嚷的，潮湿的空气中弥散着水产、蔬菜和肉类混杂的气息。很多年以后回想起来，正是这种原生态的民间生活，促使我选择了这篇文章的基调。我没有把自己作为一个采访者，而像是一个回乡寻亲的人，和村民老俞一起生活了两天，在他家随意进出，率性而谈，夜来入梦，就仿佛躺卧在席草的清香里。

文章发表后，张白怀先生见了我，说他和朱老师读后，对它究竟是小说还是报告文学，有过争论。张白怀先生和朱老师是作家张抗抗的父母，也是我的文学前辈，或许他们从文章上来看，似有虚构成

分，不像常规报告文学那样严谨，但事实上在我所有的纪实类作品中，它却是最真实的一篇。

没想到事隔二十余年，突然接到俞舜民的电话，重提了我的这篇旧作。老俞说他早已退休，想把自己研究席草栽培技术多年的体会和有关报刊书籍对他的报道、评述一类的文字结集成书，留一个纪念，书名延用了我的《人与草》，希望我能为之写篇序言。随后，作家王耀成给我发来了这部书稿，他的长篇报告文学《农民的创世纪》中，也有专门的一章，写了老俞。耀成说他看了《人与草》很是感慨，以为这样的认真写作，已是久违了。

倘若真要论及认真，我想这应该是俞舜民先生当年的以身作则促成的。写一个像他那样认真的人，是由不得不认真的。这些年来，长长短短的，我写了不少的报告文学，要说自己还算满意的，除了《人与草》外，还有两部书，一是关于援藏干部张家明的《被一个人感动需要多久》，一是我国核农学研究先驱、科学院院士陈子元先生的传记《陈子元传》。三个人都是科技工作者，分别从事的工作都是我所陌生的领域，如果不认真，那是完全写不成的。

因此我要感谢俞舜民先生，早年与他在一起的短暂时光，他的人品、经历和执着精神，给了我受用至今的影响。我想，人与人之间的一面之交，有时候的确会胜过朝夕相处。为老俞这部朴素的传记写点文字，与其说是作序，倒不如说是表达一份再度相逢的感受：看年轻的时候我怎么去认识老俞，晚年的老俞，又在怎样地指点我回首中年。

谢鲁渤

2006年3月

大学毕业生回乡为发展席草作贡献

俞舜民写十万字科技专著

夏安康 马树宝

编者按：怎样才算有志的青年呢？读读俞舜民的事迹，将有助于你作出正确的答案。

好男儿志在四方。四十多年前的大学生，高唱毕业歌，离开亲爱的爷娘姐妹，到救亡运动的第一线去。这，多么悲壮激烈。今天的大学毕业生，如果真愿履行自己献身于社会主义祖国四化事业的誓言，也应当发扬那种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自觉服从分配，乐于到基层去，到艰苦的地方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岗位上去。

其实，也正是那些基层单位、那些艰苦的地方，才是青年人最可以发挥聪明才智、大有作为的地方。俞舜民大学毕业回到农村，兢兢业业许多年，付出了青春，但是作出了贡献，在农业科学的园地里收获了丰硕的果实。我们的祖国，我们的四化，多么需要千千万万个俞舜民呵！

愿应届的大学毕业生们，都来做俞舜民那样的社会主义的鸿鹄，不做鼠目寸光的燕雀。

【本报讯】一九五八年从浙江农学院毕业后回乡务农的俞舜民，二十多年来结合工作实际从事席草栽培技术研究，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果。最近，浙江农业大学学报编辑部已将他写的《席草生物学特征研究》定稿付排。农大教授游修龄为这篇论著写了外文提要。至此，俞舜民已经写出了《怎样种席草》、《鄞县席草栽培》等十多万字的席草科技专著。

鄞县是素负盛名的宁波草席之乡，种植席草有

一千二百多年历史，但历来很少有人对席草的栽培作系统的研究。一九五八年，二十二岁的俞舜民从浙江农学院毕业后回到家乡，立志要为席草科研作出贡献，填补上这个空白。他认真研究了东晋郭璞著的《尔雅》、明代李明珍的《本草纲目》等百余册古书，查阅了浙江通志、宁波通志，到石矿山等地考查了七千多年前的原始野生草种，通过大量资料的分析，对席草的起源、分类、栽培历史、形态特征和生物学特性等作了比较系统的研究。

为了探索席草生长的规律，俞舜民参加劳动，种试验田，掌握第一手材料。一九六〇年他种的一块试验田创造了亩产席草二千七百六十五斤的高产纪录，比一般席草的产量高出一倍多，成功的实践，使俞舜民有决心对老的种草方法进行改革。他看到根茎有效分蘖少是产量不高的重要原因，就下功夫寻找“最佳分蘖期”。他做了几十种色彩、形状不同的软管套在草茎上，经常钻在席草田里进行观察，详细记载。从大量的数据中，他找到了芒种到夏至是席草根茎生长分蘖的最旺期，证明过去“夏至芽头赶顶草”的老黄历是不科学的。他抓住“最佳分蘖期”，科学施用“催蘖肥”，促使根茎早发、健壮，提高了有用草茎比例，获得了优质高产。以往为了保晚稻产量，往往席草迟种早割，影响了收成。俞舜民经过详细考查，反复试验，摸索出“草秧摆寄、合理密植、施足基肥、两段育秧”等办法，适当延长了席草生长期，又不影响晚稻育秧，夺得了粮、草双丰收。他还通过合理搭配品种，推广先进栽培措施，逐步改革耕作制度，从原来两年种二季水稻一季席草改变为“三稻一草”。全县仅推广

这一项措施，每年就多收粮食几百万斤。

俞舜民在长期的科学实验和考察中，注意随时总结积累资料，逐步上升到理论。他长年累月，利用工余时间伏案疾书，先后写了五十多万字的文稿，几经修改，终于写成了十多万字的技术理论著作。俞舜民现在是鄞县望春区农技站站长，他的科研成果席草栽培技术综合研究，受到较高的评价。他写的《怎样种席草》、《鄞县席草栽培技术综合研究》获鄞县科技进步二等奖、浙江省科技进步三等奖。他写的各种有关席草的技术资料在鄞县农村很受欢迎。

（载 1982 年 7 月 8 日浙江日报头版）

人 与 草

浙江 谢鲁渤

一

他叫俞舜民。

我终于“网”到他了。整整两天。

从集仕港到俞家，我跑了一个来回，又一个来回。在他家里留了字条，又请俞家大队用电话帮我追寻他的行踪；再到农技站，请技术员小崔代我通知他，回到站上，立即来大队。

我撒了一张“网”。傍晚，象个疲惫的渔夫，坐在俞家大队新盖的礼堂楼上，点了一支烟。

突然，坐在我旁边，一直在算帐的副大队长俞光耀，冲着我说了声“他来了”，便一下子站起来朝门外走去。我急忙掐灭了烟头。

“你好，俞舜民同志。”我握住他的手。手是冰凉的。

“呵，让你等久了。他们都告诉我了。走，到我家谈去。”

他妻子的话说得很对，舜民是个热心的人，一切客套都用不着。

天黑下来了。灯太暗。他显得很黑，很瘦。我注视着他的脸，想从这张脸上看出一点什么。什么？他早逝的青春？他深埋的痛苦？他执拗的追求？我什么也没有看出来。这张脸，就象我初到俞家时，一路上看见的那许多普通农民的脸一样。

我看了两封信。两封他当年在浙江农学院读书时同班同学的信。

“……看到报纸上头版头条刊登您老兄的大名及成就，无法克制我激动的心情。祝贺您成功，

您为我们赢回了一口气。”

这是叶焕南写来的。

二十五年前。暮春，一个傍晚。俞舜民打完球从操场上回来，端了一盆热水在学生会的办公室里擦洗。他是学生会的干部。学生会隔壁还有个房间，里面有几个年轻人连说带吵的，很热闹。俞舜民听得出那里面有他们的班主席冯世耕、“秀才”叶焕南等几个人。他们在讨论着写一篇“肃反演义”。年轻大学生思想活跃，对前一个时期学校停课抓反革命的肃反扩大化做法有点想不通，既然让讲话，他们就毫无顾忌地要如实讲了。其实说毫无顾忌也不尽然，有人就认为文章中提到的人用真名字不合适。他们争了起来。俞舜民在隔壁插了一句：“喂，我也觉得用真名字不好。”他就说了这么一句话。第二年夏天，他被补划为右派。而隔壁屋子里的那几个人，当时过了两个月，就被定为右派了。虽然不是同时划的，但他还是被人圈进了所谓写反党文章的七人右派小集团。罪名当然也不会只是一篇“肃反演义”，既然踢进了坑里，随便再撂几锹土并不是什么麻烦的事。譬如俞舜民，他喜欢集邮，收集的旧邮票上，有的印着蒋介石的头像，而他的父亲偏偏又在台湾。于是，说他“借集邮，盼老蒋”便顺理成章。现在给俞舜民来信的叶焕南，正是当年“反党文章”的执笔者。

俞舜民的右派名字，他记得很清楚，是白纸黑字在学校当众公布的。到了一九七四年，鄞县公安局对台办公室从统战政策考虑，打算把在乡村担任民办教师的俞舜民转成公办，派了一个姓朱的同志去了解他的右派问题，找到了当时他们班级的团支

部书记柳梅珍。没料想柳梅珍说俞舜民不是右派，并没有给他戴过什么右派帽子。

我看到的另一封信，就是柳梅珍给俞舜民的。

“……回忆过去感到自己做了许多笨事，尤其是五七年的反右斗争。虽然当时没存任何私心，但在客观上伤害了一些同志，使这些同志的黄金时代默默而过，才华没有机会发挥，给人民和国家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失。这说明我的思想上受到极左思想的影响是深的。现在回想起来甚感痛心。在这里只有请你们原谅。”

一个说“您为我们赢回了一口气”，一个说“在这里只有请你们原谅”。这已经够说明问题的了。有些很微妙的东西，实在没有必要把它点得太破了。不是说向前看吗？二十多年的苦难历程不堪回首，确实只有向前看了。俞舜民一九七八年底错划右派的问题看到了改正，到鄞县望春区农技站工作。近四年了，他从来没有把这些遭遇挂在嘴上。农技站有个叫崔兰芬的姑娘，去年八月从宁波农校分配来，是个小说迷，读过不少“伤痕小说”。听人说她的站长过去是个右派，感到新奇。那怎么也看不出这个待人热情、思想开朗、完全被工作“吞噬”了的站长，和小说里的那些伤痕外露的右派主人公有什么相似的地方。她终于忍不住，悄悄地问俞舜民：“你当过右派？为什么当右派？你没有去劳改？你读完大学就回家乡来了？”

要解释清楚一个时代，一两句话是远远不够的。可是俞舜民只对小崔说了一两句话：“我一九五八年在浙江农学院读完了植保专业，领导说，你回去劳动两年，就这样。”

回答得太平淡了。俞舜民，莫非你的心已经沉重得撞不动了么？莫非你的感情已经麻木得没有知觉了么？不，我坐在你面前，我真切地感觉到你实在不是这样的。我一再地向你表示歉意，我必须什么都问，你说：没关系，你想问什么就问什么。你一支接一支地抽着烟，一个接一个地回答我的提问，眼睛眯起来，眼角爬满了密密的皱纹。你才四十五周岁，已经显出老了。我终于从你的脸上看出了岁月的磨难而留下的印痕。

那年秋天，你读完了你的大学专业。但是你的优秀的学业没有使你获得毕业文凭。别的同学都分配工作了，你没有分配，因为政治“不及格”，要你回原籍劳动考察。离校前，领导找你谈话：“回去后好好改造思想。党一定负责到底。摘帽后同样可以分配工作。”

你相信领导的话是出自真心的。

你回到家乡黄古林来了。你在庄桥下了火车，那时火车还没有通到宁波，你是从庄桥又乘了汽车到宁波的，你打算在宁波的一个亲戚家里住两天。应当说，对于即将到来的新的生活究竟是怎样的，你还一无所知，你多少有点惶惑。以前，假期回乡途经宁波，你总是在这亲戚家歇脚，这一家人都很欢迎你这个光彩的大学生。现在你走进这个熟悉的门，但是你没有再见到往日那熟悉的脸。“现在这里户口查得很紧。”一句毫无表情的话，进进出出令人透不过气来的沉默，你那波动的心更加无法平复了。你是不习惯看别人脸色的，只住了一宿，就走了。黄古林还没有通汽车，只有船，从宁波浩河头上船到俞家，船摇了近四个小时。浑浊的河水，

缓慢的行程，熟悉的乡音，你究竟感觉到了什么，你现在还记得么？

我看了他的最后一份申诉信，是一九七八年三月六日写给邓小平同志的。回乡的第一年，学校财务部门按月寄给俞舜民十元生活费。仅寄了一年。国家化那么大心血培养出来的一个大学生就这样打发掉了。随后，是长达十五年的马拉松式的申诉。他的申诉是从一九六三年开始的。这一年，学校接到宁波市委组织部宣布他摘帽的信后，补发了他的大学毕业文凭。作为一个合格的大学毕业生，为了不辜负国家的辛勤培育，他觉得应该在更适合发挥自己才干的岗位上为国家贡献力量。于是开始申诉要求工作。到一九七八年，整整十五年。十五年，他依然相信那句话：“党一定负责到底。”幸亏那一年，召开了真正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十五年的申诉才有可能画一个句号。现在有人对俞舜民说：“十一届三中全会只是好了你们。”俞舜民笑笑，没有说话。他不是没有话说。十一届三中全会怎么会只是好了象他这样的人呢？难道对每一个中国人来说，党不是表明了她在实现“负责到底”的诺言吗？没有十一届三中全会，能够结束那种十亿人民不堪回首的局面吗？俞舜民感触尤深，那是因为他是一个曾经象草一样被践弃了的人。而人终究是人，不是草。

二

“别搞得太紧张了，我们谈点别的吧。”我看他好象有点疲倦。

“谈点别的吧。你喝茶。”

“从俞家大桥桥堍弯进来，那座精巧的小石桥，上面好象刻着字。”

“是的。是这么两个字。”他在纸上写着“眺湖”。

“我看是一条河浜剖村而过，怎么桥上倒刻上湖字了？”

“你没看见桥旁那棵大樟树？”

“看见了。老态龙钟的。”“那树有些年头了。俞家这地方，早先北面是一片大潮，据说唐朝初时叫广德湖。后来历代围湖成田，大潮便被分切成纵横交错的河道了。你进村走的那道堤，早先东西长十里，一直延到西边的屯岭。旧时说：屯岭一根藤，到俞家开两朵花，到张家潭结两个果。两朵花是说我们俞家曾出过两个探花，两个果是指张家潭出过两个尚书。都是民间传说，无非是说这地方风水好，出名人。”

“我听村里人说起来，把你也算名人了。”

“我算什么名人。”他摆摆手。

我翻了翻桌上一张《浙江日报》。叶焕南就是看了这张报纸后给俞舜民来信的。报纸上的标题是《大学毕业回乡为发展席草作贡献，俞舜民写十万字科技专著》。我想把话题引到这上头去，可是俞舜民似有难言之衷。他搬出了一大堆材料，厚厚薄薄，有封面的，没封面的，油印的，复写的，手抄的，打开来，各种图表、数据、照片、标本，令人眼花缭乱。

我自小喜爱草席。它光滑舒适，夏夜，随便往哪里一铺，人躺下便能入梦。尤其那颜色青白，带着一股淡淡粽叶香的新席，真如同一件艺术

品。《佛祖纛记》有“明州西门，民间多织席”的记载。第二次到俞家时，我曾请俞舜民的爱人俞金菊带我到织草席的社员家去看看。人们来到一条窄小的弄堂，走进一个墙门，便见有人在织席。四个人，全是妇女。一个摇麻筋，两个打席——一个车草，一个塞席。还有一个小姑娘，手指极灵巧地在编织草帽。“这叫什么？”“席机。”“这叫什么？”“席扣。”“什么？”说的是宁波话，我分不出是“扣”还是“口”，后来问了俞舜民，才知道是席扣。我抽了一根席草，问那个车草的女人这草好不好，女人一笑：“不知道。”我固然不知道，可是常年用席草织席的妇女竟也不知道。

《鄞县县志》记载：“西乡黄古林一带及栎社、石碇等水田内盛植席草。”素负盛名的宁波草席之乡鄞县，虽然种植席草已有一千二百多年历史，但历来几乎无人对席草作过系统的研究，至于全国，就更可想而知了。新华书店至今没有一本这方面的专著。

我面前俞舜民的这一大堆材料何止十万字？单是那部六万多字的《鄞县席草栽培综合研究》就已经写了六稿了。长年累月伏案疾书，他先后写下了近六十万字。写到这里，我感觉到我这支笔太轻飘了，“近六十万字”，含辛茹苦的漫长岁月岂是轻轻一笔就能带过的？

俞舜民不是个专业研究人员，他是个农民，是个民办教师。上有老母，下有三个小孩。我们正谈到兴头上的时候，突然电灯熄灭了。这里用电紧张，停电是常有的事。天阴，没有月光，屋

子里漆黑。“阿三，火油灯在哪里？”俞舜民一边唤着小儿子，一边划着火柴四处寻找。“阿三，快点，你到小店里去买两支蜡烛。”他的心真是够急的，阿三刚走，他又唤起大儿子来：“阿大，你看见火油灯摆在哪里吗？怎么会没有的呢？都是你姆妈，啥东西都要藏起来。”他妻子俞金菊到社办胶丸厂上中班去了，要是她在家，就用不着这么东寻西找了。是的，家里的东西，不管什么，她总是亲自经手藏得好好的，生怕少了，费了。要是这个家有钱，她也许用不着这么精细，可是这个家太穷了。他们家里每年喂养一头猪，大猪卖了买小猪，从来没有自家杀吃过；一块嫩豆腐泡在酱油里，一家人要吃好几餐。不是金菊太抠，她自己做中班，半夜十二点多回家，从来没吃过夜点心。俞舜民在田里干活时，冬天，落了霜，他还赤脚犁田，稻茬子扎在脚上，淌血。他的二姨夫从上王村来看他，见他一件破棉袄当腰扎一根草绳，一时间竟认不出他来，等到确知是他时，眼泪刷刷地掉了下来。不要命的干呐，可还是穷。他的大儿子寅生只读到高一，就停学去放牛。老师三番两次来找家长，为孩子的聪颖好学惋惜。俞舜民自己就是个知识分子，他何尝不想自己的孩子有知识呢？在他大儿子十八岁的短短生涯中，这并不是唯一的一次打击。就在我见到这个孩子的前不久，他到区上去应征体检。他很想去当兵，大概他在感到某些理想不能实现以后，又萌生了另一些理想。但是体检的结果，因为长期营养不良，身体素质不合格。俞舜民很爱他的阿大，说起这个儿子，便流露出一种

难以表述的感情，他知道这十八年，孩子过的是怎样一种贫苦生活。

一九八〇年夏，席草收割前。望春区来了一个日本人。这个年已七旬、名叫村上的日本蔺草专家不是第一次来这里，他是来辅导这个区引种用来为日本厂商加工“榻榻米”的蔺草的。古籍记载，席草在我国古代也曾称为“蔺”，传入日本后，日本一直沿用了这个名称。现在日本出了蔺草专家，来辅导已有千余年席草栽培史的中国人了，而中国派不出这方面的专家，只好让俞舜民作为技术员与日方接触。

村上先生不是个书本专家。他弯下他那已逾古稀但是仍然还是很结实的身子，亲自割下一把蔺草，并辅导作了染泥示范。染泥是日本研究、推广的一项席草收割新工艺，采用这项新工艺，收起来的席草色泽好，不会泛黄，织成的“榻榻米”，叠面美观，颜色青白，并具有一种郁香味。

村上先生把割起的席草测试了一下，摇了摇他已经谢顶的脑袋。他对长草的比例只占百分之三十很不满意。按要求，一公尺以下的草是不能用来加工“榻榻米”的。

他的眼睛中掠过一丝疑惑的目光：“请问，你们是按照我们传授的方法栽培的么？”不是责问，而是询问。翻译把话的意思转达了，在场的草农回答说，他们确是按照日本的技术要求栽培的。村上先生沉吟片刻，摇了摇了头。他表示不相信。他有依据不相信。他在日本是种过席草的。他种的席草，长草比例总在百分之四十五以上。

“我看，长草比例不高，毛病就出在完全按